

母親 萬歲

李中樞 李中柏 著

紀念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母親
萬歲

★李中权 李中柏 著
★文字整理 林为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万岁 / 李中权, 李中柏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6. 5

ISBN 7-80142-784-X

I. 母... II. ①李...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7530 号

母亲万岁

责任编辑: 薇薇 大方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

电 话: (010) 82885151

传 真: (010) 82884314

印 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32 880×1230mm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7.25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2-784-X/I·362

定 价: 18.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母亲万岁

徐向前题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写在前面

每当我工作暇余，或是话题叙往的时候，脑海里总有一个清晰的家庭影像浮现在眼前。倘若身边有张地图，我会情不自禁地扑上前去，凝视着那条令人感奋、怀念的路线，这就是人们早已皆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路线。而这一家人便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妹们。他们时而跟随在红军队伍的后面，时而和红军家属聚合同路，时而分散独行，发生了许多难以想像的事情……当我知道了这一切之后，多少次暗下决心，要把这些人间喜剧和悲歌告诉大家，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在这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这本书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亲爱的读者，这里记述的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什么传奇和新闻，只不过是红军铁流中的一束浪花——一个普通家庭的成员们，在那个时代是怎样度过了各自的晚年、青年和童年。至于里边的许多“为什么”，则由你们自己去思索了。往事已经过去了，可它像历史上的一切“结晶”体一样，在现实的阳光下依然有它的独特光彩。正因为如此，我请读者们先踏进我的家门，认识一下所有的家庭成员吧。

父亲叫李惠荣，一张憨厚的面孔，很少有什么话说，从小务农，多少也识几个字。他常常独自望着院落沉思，这个印象给我是太久太深了。记得妈妈那时常说：“你爹的话都在手上和腿上！”于是，爸爸对妈妈的话只是报之一笑。

妈妈好像是生气了。也许是喜欢爸爸，她用粗壮的手拢一下前留发，眼睛一瞪，转而又笑出了声，母亲好像没起过正式的名字，一直叫“李王氏”。她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双眼皮，看上去很有神。年轻时，每当



发现男人们打量时，她总是垂下头去，一只手自然地摸弄耳环，而她的耳环是很少露出来的，所以，只好害羞地跑掉了。因为母亲很能干，我们几个孩儿们都觉得她是家里的“主心骨”。

大哥进屋的时候，常常像一阵旋风似的，把门窗推得吱吱嘎嘎地乱响。他的眉头总是皱得高高的，仿佛对家里、村里，以及当时的那个社会总是不满。他叫李中泮，我们几个弟妹十分同情他，但又有些怕他。所以他一进门我们就都低下了头，或是背朝着他。只有二哥李中池偶尔陪他一个笑脸，说：“世道大如天，咱们算个啥子啰？是草，是虫，受吧！”大哥一听就更火了，举起竹筒，大口大口地饮着生水。二哥一看赶忙溜走。

二哥到了屋外，总是站在院里的栅栏旁，叹气、苦笑，然后便扬头与树上的鸟儿“说话”。他口哨吹得蛮好，有时还能吹出动听的歌子来哩。我们几个弟妹都很喜欢他，只有四弟李中柏对二哥常有意见，因为中柏心眼实，而二哥心眼活。

四弟李中柏是个慢性子人，你急得不得了，他却若无其事。他平时很少说话，可节骨眼上满有道道。这不，大哥饮了一肚子凉水，坐在竹凳上，大家都静听他叹气的时候，四弟反倒有词了：“大哥，你和这个世道过不去，总拿自己生气，气坏了也没有用啊！凡事总得想个办法。”

五妹笑了，银铃般的笑声使我们从紧张的气氛中解放出来。她叫李中珍，长得像妈妈，有几分魅人，成天不着家，是个大忙人。此刻，她对着中柏说：“四哥，你有什么好办法就拿出来吧，也好叫咱大哥宽宽心。”

中柏白了中珍一眼，急得头上直冒汗，嘴角抽动了几次也没说出话来。

中珍妹又笑了，说：“还是照三哥的样子行事吧，要不这世道永远——如此！”（她说的三哥是李中权，就是我，你们在下面的故事中会认出我来的。）

四弟终于发话了：“哼，我们不种粮食，他们、你们还不都得泥菩萨过河了。”



幼小的六弟中衡和八妹中秋一听便喊了：“噢，四哥又胜利啰……”

这时，大哥忍不住笑了，全家总算达到了一种和谐的气氛。因为中衡特别活泼有趣，而中秋又长得特别好看，大哥只要把他们俩一抱起来，似乎什么苦闷都云烟雾散了。

至于大嫂和二嫂，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二十岁出头，刚进我家没几年，还有点儿像客人似的，从来不在众人面前说什么。

这是我读高小时，暑假回家见到的一个场面，也是投影在心灵上的一幅“全家合影”。由于是心灵上的影子，只好用文字告诉大家了。





再版前言

《母亲万岁》一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和中柏弟合写的，文字是林为民同志整理。内中不少段落是李中柏弟提供，很多内容是我写进的，今天为纪念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七十周年，特再版以殍读者，中柏弟二〇〇二年逝世，我今天来写再版，主要是纪念红四方面军罹难于张国焘分裂主义之罪，使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人，三翻雪山草地，为时一年又七个月，仅有四万余人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大会师于甘肃会宁。

《母亲万岁》一书出版后，很多单位作为传统教育，爱者累累，后经徐帅题字，以图再版，因种种原因未果。

今当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七十周年，特又再版。目的为纪念三大主力红军那些千千万万长眠于雪山草地之阶级弟兄们！其中也包括我的亲人母亲兄弟姐妹们！（父亲于长征前 1934 年 3 月牺牲）长征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母亲万岁！

李中权

二〇〇六年元月于京



第一章 必由之路	1
母子何处见	3
童眼看到的世界	9
我要上学	15
启蒙老师	23
暑假会母	32
组织起来的力量	38
第一枝枪	47
渝州之行	53
曙光照耀在碑牌河畔	60
故乡啊！永远使人眷恋	68
第二章 征途遥远	79
苍山泪	81
踏上长征路	86
渡过嘉陵江	94
回击国民党反动派	100
血洒涪江	105



由贵溪镇到北川城	110
绳索桥上别岷江	116
在少数民族地区	123
第一次翻越夹金山	129
喜见张爱萍老师	135
朱总司令与董振堂会见	139
向张国焘汇报	144
天全城里兄弟情	149
再会母亲	154
第三章 勇往直前	163
亡灵未告添新恨	165
重越夹金见忠魂	172
母子情长	180
铁索桥边	184
啊！母亲	188
党岭山边	193
手捻纺锤	197
儿女心中的丰碑	202
进入草地	207
陕北还有伟大的母亲	211
相会吴起镇	214
尾声	217

母親万岁

第一章

必由之路

- 母子何处见
- 童眼看到的世界
- 我要上学
- 启蒙老师
- 暑假会母
- 组织起来的力量
- 第一枝枪
- 渝州之行
- 曙光照耀在碑牌河畔
- 故乡啊！永远使人眷恋

母親万岁



◎ 母子何处见

淡淡的夜幕下，一队人影缓缓地上了山坡。云移月亮，渐渐可以分辨清楚了：几个财主的狗腿子手持明晃晃的大刀，正抽打着一些被捆绑着的人走上山坡，在“断头石”那里停了下来。

断头石，我是多么熟悉呀！它默默地记录着我们碑牌河历次斗争的风风雨雨，它既不是审判官，也不是刽子手，而是天然的证物。

领头的是个肥胖的中年人，当他转过脸来的时候，我不由得吃了一惊。没想到竟是我们的死对头、仇人石秀如。几个月前，碑牌河乡苏维埃成立的那一天，宣告了他的死刑，我亲用手用大刀砍了他的脖颈。如今他怎么复活了呢？我万分悔恨自己，当初怎么……

此刻，石秀如滚动了几下眼珠子，用手摸了摸脖颈上的伤疤，冷冷地狞笑了一下，得意地张开了大嘴，说：“没想到吧？我石某大难不死，还有今日复仇之时，真是老天保佑，福星高照啊！”他说着向天拜了一拜，满脸杀气地大叫一声：“把老太婆先押上来！”接着，他便围着那块断头石转了起来。仿佛，这块大石头引起了他的痛苦回忆，又帮他思考着什么诡计。

押上来的是位五十开外的妇女，身材显得结实、有力，蓬乱的长发里隐现出一双明亮愤怒的大眼。我先是一震，接着打了一个寒颤，脱口惊呼了一声：“娘！”

奇怪，我的喊声竟没能惊动他们。这时候，我是多么想替娘去死啊！

只见石秀如奸猾地摆出了一副和善的面孔，走到我母亲跟前，问：“怎么样？你的老三，东城，也就是李中权，跑到哪去了？我悬赏三天，捉拿者五千吊大钱……只要你说出来，就免你一死，说吧！”

母亲挺起了胸脯，将头发向后一甩，狠狠地瞪着石秀如，紧咬着牙关



走上了断头台。

寒光闪闪的大刀终于举起来了，在母亲的头顶上晃动。

“住手！老子在这！”我想好了一切，决定从隐蔽的草丛中冲出去，决不能眼看着仇人拿乡亲们和母亲出气。可不知为什么，我怎么也站不起来，急得满头大汗，只顾一个劲地喊着：

“娘……我在这……住手……”

惊醒原是梦。被吵醒的同志都围在我的身边，你一言他一语地安抚着：“李部长，你准是又发烧了。”

“来，再喝口水吧！”

几天前，我害了一场高烧伴吐血的大病，多亏军医上山采了些药，才把高烧退了，把血止住了。这时，我在中共绥定道委任宣传部长。我怎么也躺不住，便跑到省委书记周纯全同志那里要求分配工作。他询问了我的病情之后，决定让我带一个巡视团，去通巴前线发动地方群众，配合红军进行反“围剿”战斗。

战线长达千里。为集中兵力，诱敌深入，采取了且战且退、寻机歼敌的办法，不断粉碎敌人的“围剿”。到一九三四年春季，斗争进入了更加艰苦的阶段。我的家乡达县被敌人占领了。二哥跑来告诉我“娘领着全家撤出来了”以后，日渐沉重的忧虑便常常袭上心头：“母亲她们怎么样？现在在哪里呢？”而回答我的只是远处敌人的炮声和头顶上敌机嗡嗡的叫声。

清晨，我们每人吃了一碗蚕豆玉米粥，便赶紧上路。连日来，虽然没有吃过一粒盐巴，也没吃进一滴油，可大家还是情绪高昂地向前奔走着，因为大家对革命的胜利，充满着信心。

“李部长，你怎么又梦见石胖子杀人呢？那石秀如不是被你杀死了吗？”巡视团的小刘是个风风火火的小青年，他像个不思不想的小鸟儿，总有说不完的话，提不完的问题。

我说：“一九三三年八月，主力红军到了达县，我带领川东红军游击





队到了家乡碑牌河，一刀杀了老土豪石根元，一刀杀了大恶霸石秀如，可滚到地下的头只有一个，另一个头还连在身上。”

大家又咯咯地笑了。

“李部长，你都说过几十遍了，像、像什么来着……”小刘一面说着，一边朝大家使着眼色，似乎他们有计划地在捉弄我。

“像婆婆嘴。”不知谁冒出一句，接着是一阵哈哈大笑。

其实，我的忧心是有根据的，因为石秀如那么肥，一刀很难砍到底，假如这个地主老贼还活着，那在这次反革命的反扑中，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况且母亲正带着一家人出走，怎么不叫人牵肠挂肚呢？

川东北的四月，已是百花吐蕊、五彩缤纷的时节了。浓彩的杜鹃，淡淡的桃李，暗暗飘香的春兰，生机勃勃的绿柳，鲜活油光的小草，翩翩起舞的春燕……在明媚的阳光下，在和煦的春风里，万物争荣，万木竞秀。往常，我们青年人面对着家乡的迷人春色，产生过多少美丽的憧憬和幻想！谁不想在这春天的怀抱里，多多吸吮些故乡的乳汁呢。可眼下，我们的心已被后面追赶而来的炮声扰乱了，大家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脚下，渐渐现出了一条银白色的飘带，不一会，便到了通江河了。碧透的江水，带着旺春的信息奔流而下。春潮中，波浪里，总有一个影子在闪动。那是天空中的云块，还是水中的礁石？啊，莫非是我心中的忧虑？

不知是谁，将一束鲜花从身后举到我的眼前。

“啊，杜鹃！”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把花束接了过来。

“我知道你最喜欢，对不对！”小刘笑了。

茅峪镇终于出现在眼前了。原先，这里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之一，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地方，可眼下，沉静得令人生畏。只有墙壁上几条石灰刷的大标语，默默地迎候着我们。

“为苏维埃政权而战！”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消灭刘湘！”



“赤化全川!”

中午时分，我们踏入了茅峪镇。寂静说明了敌情的严重，我们急忙生火做饭，准备抓紧时间赶路。当我踏进小巷时，忽见南面的村口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身边跟着大大小小三个孩子，疲惫地向镇里走来。是没有撤离的群众？还是……”

我快步迎了上去。

我跑步迎了上去。

我震惊，我激动。

“是母亲？再仔细看看。叫娘！再看清点。”我想着，跑着……怎么眼花？啊！我看清楚了，是她们！是她们！我不由得惊呆了。

“娃儿（四川人称自己的孩子）！你们要到哪里去？”

“娘——！”我嘶哑着叫了一声，上前抱住了母亲。六弟中衡，八妹中秋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腿和腰，只有步枪高的四弟中柏沉思着立在我的旁边，肩上背的包裹都顾不上放下来。这意外的相逢，使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母亲的脸色比以前黑，身子也比以前消瘦了，好在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依然令人振奋。她那身青布衣衫增添的几块补丁，和落在表面的灰尘，更显出她老人家的坚毅、果敢和倔强。我被母亲的这种精神状态感动了！我暗暗自责：为什么做那么多不切实际的幻梦呢？不该呀！万万不该！

中柏虽虽说十六岁了，可只有步枪高。那张方脸庞，看上去很沉静，细心的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他是个慢性子的人。这时，他只是微微地一笑，好像这笑代表了一切。

六弟中衡最活跃，一双大大的黑眸子格外有神。他直围着我身边转，看样子是在寻找手枪。而八妹中秋，文静静地拉着我的手，那对杏核眼里流动着水珠，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说。他们都瘦了，比以往我印象中的弟妹瘦了许多。当中秋小妹抹了一把泪水后，我才发现，她那曾被母亲誉为“花儿”的双眼皮，倒有点像两条讨厌的皱纹了……这使我顿时感到一阵



心酸，两手一拢，将两个弟妹同时抱在怀里，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三哥，你流什么泪呀？”中秋妹用小手抹着我脸上的泪珠。

“三哥，你是红军，红军是不能哭的。”中衡弟俨然像我的上级，用批评的口气在劝我。

“是三哥高兴，见到母亲和你们高兴，三哥不哭，不哭了。”是的，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苦与爱的交织啊！

从母亲那里知道，在敌人还没有到我的家乡碑牌河之前，不少乡亲都主动撤出来了，有的寻朋找友，有的踏入大山，有的索性自己找红军去了。母亲和父亲带一家人一直尾随在红军队伍的后边，这才来到了茅峪镇。我的大哥李中泮率领家乡的赤卫团参加了主力红军，二哥随红军一起北上，大妹中珍后来当上了区里的妇女部长，也跟红军走了。两个年轻的嫂嫂，都回了娘家。关于父亲，母亲只说了声“你的爹……”就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呜呜地哭。顿时，弟妹们也都哭出声来。那哭声在静静的小巷中，在隐隐的炮声中，愈加使人心碎。

关于父亲去世的噩耗，那次我生病，二哥来看我时，就告诉我了。

我赶忙上前安慰母亲说：“娘，父亲的死是光荣的，他跟着红军走是对的，我们当孩子的一定听您的话，一定跟着红军走，您就放心吧！”

母亲终于止住了哭声，擦着泪水说：“娃儿，你说的话娘全明白，你要努力革命，把敌人消灭，等革命成功了我们再回家去。咱们穷人不靠红军靠谁呢？只要把刘狗子（四川军阀刘存厚、刘湘）川帮老二消灭了，咱们才会有家。”

“三哥，”中衡弟伸出干枯的小手，扯着我的胳膊问，“革命啥个时候才能成功？啥个时候才能把川帮老二都打死呢？”

他多么懂事！我高兴地对他解释说：“革命一定会成功，川帮老二一定会被消灭。但什么时候，我也拿不出个准日子，只要我们大家坚信和努力，这一天就能早日到来。”

“三哥，我也出力。”中衡握起了小拳头。

